

名人手稿  
中国文化书法艺术赏析

鲁迅手稿选集

广州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书法艺术赏析

鲁迅手稿选集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16)号  
责任编辑：周伟励  
封面计设：郭金源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书法艺术赏析

## 鲁迅手稿选集



广州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东路503号7楼)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贵港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16.25印张50万字  
1995年9月第一版 199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92—280—2/I. 91

定价：28.80元

## 魯迅書法藝術淺析——代前言

魯迅先生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位巨人，關於他的文學成就，前人論述已相當周詳，自然書法源流來繁多。然而，魯迅先生的書法，風貌卓特，自成一體，却極少研究文章，這是令人扼腕歎息的。而今廣州出版社編印了《魯迅手稿選集》，無疑為我們全面研究魯迅，特別是他的書法藝術，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范本。這是文學藝術界值得高興的事兒。

現代文學史上的另一位巨人，中國百科全式的人物，郭沫若先生這樣評價過魯迅的書法：與鵝冶篆隸於一爐，蘸任心腕以示應，質樸而不拘率，灑脫而有法度。

郭沫若的話是十分中肯的，它擇綱挈領地為我們勾勒了魯迅書法的基本特征。

縱觀魯迅先生的手稿，字形輪扁（這並非空洞之詞），適合當時局方正的原稿紙格所致，即使在他的書信條幅中，也能發現這種

(明顯的拗向)，左右形態略呈腰鼓狀。結體端重雄健，方樸寬博，  
於肅穆的氣氛之中時露雄健之姿。

魯迅先生說：“寫字即畫畫。”又說：“毛筆作畫之有據，我  
想，在於筆触；而用軟筆畫得有勁，也算中國畫之一種奔願。”  
其實，魯迅写字時也特別注意用筆的含蓄遒勁。他的書  
法，筆實墨沉，圓的雖是篆隸草意，轉折亦多為圓革，然而  
却寓剛健於婀娜之中，仍遒勁於婉媚之間，呈現出一種勁峭險  
峻、筆力雄強之勢。

魯迅手稿均為行書，結字營革而多，但在一派率真自  
然的行文中，却有大小方圓，順逆向背，曲直欹正等變化，顯得  
高古間樸，煮熊瀟灑。

讀魯迅先生的手述，是一種音樂般的享受，相信廣大  
讀者會獲益匪淺。

乙亥年夏日啟奉撰文并書

■ ■ ■

## 鲁迅手稿选集目录

写在「坟」后面	(一)
「两地书」序言	(一八)
「连环图画」辩护	(二三)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二九)
上海所感	(三三)
学生和玉佛	(三八)
说「面子」	(三九)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四三)
脸僧臆测	(四五)
答「戏」周刊编者信	(四八)
病后杂谈之余	(五四)
「招贴即扯」	(七三)
忆韦素园君	(七八)
忆刘半农君	(八四)
「寻开心」	(九一)
人生识字胡涂始	(九八)
运命	(九四)
病后杂谈	(九七)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一一四)
论「人言可畏」	(一二八)
「集外集」序	(一三二)
论俗人应避雅人	(一三三)

叶紫作「丰收」序

隐士

名人和名言

「文人相轻」

再论「文人相轻」

三论「文人相轻」

四论「文人相轻」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京派和海派

「题未定」草

「题未定」草(五)

「靠天吃饭」

萧红作「生死场」序

儒术

随便翻翻

非所计也

选本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文坛三户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从帮忙到扯谈

「题未定」草(六)(七)(八)

(一三五)

(一三八)

(一四一)

(一四六)

(一四九)

(一五二)

(一五七)

(一六〇)

(一六五)

(一六八)

(一七二)

(一七七)

(一八九)

(一九五)

(一九七)

(一九〇)

(一〇五)

(一一〇)

(一二二)

(一二六)

(一二〇)

(一二四)

(一三〇)

(一三一)

# 寫在墳上後面

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經寫了幾行題記，準備往北京去。當時想到便寫，寫完便忘，到現在還不滿二十天，早已記不清說了些甚麼了。今夜周圍是這麼安靜，屋後面的山脚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半，就更加顯得安靜。電燈自然是輝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未襲擊我的心，我

似乎有些後悔印行我的雜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後悔；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還沒有深知道所謂悔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這心情也隨即逝去，雜文當然仍在印行，只為想驅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還是要說幾句话。

陳

記得先已說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的一點遺迹。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麼，也就可以說，我也勇工作過。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

什麼運動。不過我曾經喜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總要勉力寫成向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却極容易得到慰安，除又間，但心惜一點筆墨，給多少些孤獨的悲哀呢？于是雜感小說之外，逐漸又有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自然也有為賣錢而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我的生命的一部，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

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比方做土工的，做

做

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築臺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

便是築臺，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

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

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逝去，在逝去，  
早

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願的。

然而這大約也不過是一句話，當呼吸還在時，只

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却也喜歡將應收存起來，明知

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

陳

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薰天，使人行  
鋤跟在後面，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  
是只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所以這書的印行，在自己就是這麼一回事。至于  
對別人，記得在先也已說過，還有厥便偏愛我的文字  
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懷愛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  
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  
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別的就什麼意思也沒  
有了。倘若硬要說出好處來，那麼，其中所介紹的幾

個詩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厄勝賴」

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却是見了我的同胞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寫的。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喜話的。寒那原因就這其是過譽，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

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到以至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

人物

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  
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  
還不唾棄我的，即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  
僥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  
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sup>並</sup>。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  
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緣故  
先前也曾<sup>過</sup>，  
，<sup>所以自己便</sup>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看去流  
多不舒服幾天，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sup>給他們的世</sup>  
界上多有一點缺憾，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

候為止。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容易了，因為連我自

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

輩」和「導師」，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

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  
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路。

那當然不出一條，我丁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

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底的果實偏偏

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如阿爾巴尼尼

東西

士也者隔隔都豐饒，所以说话常不免含糊，中止，

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

是一個「無所有」。我的偉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

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

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伴着哀愁，怕于

遠者有害，因此作文耽時常更謹慎，更謠諑。有人以

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

慮並不少。我自己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也不能

算前輩，就有這麼多的顧慮。和四憶。還記得三年前，

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

裏，那機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

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

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

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

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說的話也<sup>不過</sup>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却可以算得真實。此外，<sup>餘</sup>還有一點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